

宁阳发现日军侵华新证据

炮楼石匾字迹清晰，目前已被妥善保管

本报记者 徐文莉 文 陈阳 图



日军炮楼石匾。



村干部向村民讲述石匾背后的抗日故事。

正值各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在宁阳县东庄镇陈美庄村，一块从村民家中发现的日军炮楼石匾，成为日军侵华的又一证据。

8月14日，在宁阳县东庄镇陈美庄村村委会，记者见到了这块长90厘米、宽35厘米、厚7厘米的石匾，上面清晰刻着“宁阳县东庄镇陈美庄兴亚楼，皇军队长筱利道、县警队长李广谦、第9区自卫团团团长马德恩监修”字样，石匾保存完整，字迹清晰，落款为“民国三十年”。

民国三十年即1941年，正值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陈美庄村坐落于宁阳县凤仙山北麓，位于南驿火车站东南部，距离津浦铁路20公里，据老庄子地下交通站不到1.5公里。凤仙山主峰海拔608米，是宁阳县境内海拔最高的区域，独特的区位优势吸引了日军的注意。

1939年秋末，日军在“自治会”交通站陈美庄村设据点，严重威胁党中央陕北到鲁中抗日根据地宁阳九区段交通线。陈美庄村77岁村民赵连平颤抖地回忆老父亲的讲述：“日本人入村后，圈地修建了一处七八十米宽的大院，随后在大院东北角建起炮楼，炮楼一共两层，底层是石块，上面是土坯，建楼时鬼子要求十里八村家家户户都来送土坯和木板，陈美庄村离日军近，被糟蹋得最苦，很多人家的门板、树、木块都被日军搜刮了。”

在日军铁蹄的践踏下，陈美庄村民不聊生。有的日本兵喝了酒就全裸着身子在村里乱逛，吓得村民不敢出门；村民闫廷合被吊挂在树上，被日军放狗一口咬死；村民王文殿被日军毒打后又惨遭活埋……乡亲们的不幸罹难让更多村民明白，面对侵略不能退缩忍让，要敢于斗争、反抗到底。

现年86岁的村民孔祥兰父母都是老党员，他对这些历史记忆犹新，母亲张英趁去给日本兵套被子的机会摸清了日军大院的地形和站岗情况，当晚，泰宁边区人民自治委员会的战士在

村民的协助下围攻了日军据点。

“当时日本人有十几个，汉奸有三四十个，我们的部队第一次打过去，汉奸立即投降，但日军都通过地道逃了出去。”赵连平讲述，日本人很精明，他们的地道只由自己掌握，压根儿不让汉奸知晓，日本兵跑了，村民高兴得一把火烧了日军大院。

然而离开的日军很快便卷土重来。听到日军又进村的消息，村民四处躲藏。村民孔凡新在柴火垛没藏好，气急败坏的日本兵发现后举起刺刀就扎到了他的屁股上。日军再次侵略，行径更加恶劣。直至一一五师挺进纵队一部在曲（阜）泗（水）宁（阳）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合力进攻，才彻底拔除了陈美庄村的日伪军据点，也消除了交通线上的第一大隐患。

日军被赶跑了，村民扬眉吐气，炮楼也被拆除，一块块方方正正的石块成了村里基建的材料。如今这块被发现的日军炮楼石匾被用作了村里老学校的窗台，多年后老学校废弃，村民王振把这里买下，这里成了宅基地。王振在拆除老房时意外发现了这块石匾，放在家里保存多年后把它交给了村委。

昭昭前事，惕惕后人。残暴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以其惨无人道的侵略行径、令人发指的屠杀犯下滔天罪行。一段段血的记忆被陈美庄村村民铭记。“牢记苦难，才能更珍惜现在的生活，也激励着我们继续奋斗。”陈美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官玉伟说，那个战火纷飞的时代在陈美庄村村民心里从未远去，也将被后人永远铭记，浴血抗战是史诗、是精神、是永不磨灭的民族记忆。

如今，美丽的凤仙山已成了旅游景区，曾被侵略的陈美庄村坐落于景区脚下，平畴沃野，风景秀美，游客纷至沓来。昔日日军大院门前的路被修整成了宽阔的东风大街，村民曾协助抗日的羊肠小道被拓宽成了笔直的幸福路。老人们忆往昔岁月，赞叹着如今的幸福生活。

94岁老兵岳占一： “我要是死了，我妈哭一场就行”



岳占一讲述烽火岁月。 记者 马晓艺 摄

本报讯（记者 马晓艺 苗鹏 实习生 宋雨晗）在肥城市，有一位94岁的老兵岳占一。走进他的居所，映入眼帘的是一派简朴整洁的景象，一张桌子、一个凳子、一个水杯，桌子上整齐地摆放着他和家人的照片。这处居所的朴素，恰似老人一生的写照——虽已过鲐背之年，却依然精神矍铄，目光炯炯有神，言谈间字字铿锵。

1931年6月，岳占一出生于河北省唐山市滦南县。在那个烽火连天的年代，年幼的他目睹了八路军在村里的活动，红色的种子就此埋下。“我就要当八路军！”14岁的少年不顾全家人的反对毅然参军。姐姐的劝阻言犹在耳：“谁都能当八路军，就你，根本干不了。”但这个少年硬是凭着一腔热血，走进了河北第九军区13旅33团的军营。

初入军营，岳占一被任命为司号员。从晨曦中的起床号到战场上的冲锋号，从号员到号目再到号长，他在部队中一步步成长。“那时候缺粮少

菜，我年纪小，指导员就派我去老乡家讨咸菜，大娘们看到我这么小的娃娃兵就会给我。”采访中，老人说起当年的往事依然动容。

“那时候您知道当了八路军就要上前线打仗吗？”“知道。”“您害怕吗？”“我不怕，没怕过。我常说，我要是死了，我妈哭一场就行。”当记者问及当年是否害怕牺牲时，老人挺直脊背，手臂一挥，朴实的话语道出了拳拳爱国之心。

直到1952年，离家七载的岳占一终于踏上归途，第一次回乡探亲。

“父亲对我们的要求很严格，让我们节俭自律。”岳占一的儿子说，在父亲的影响下，他们3个子女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不管是做事还是做人，一直牢记着父亲的教诲。

“现在日子这么好，你们年轻人要好好干，要对得起党，对得起国家！”老人的嘴角微微上扬，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来，那笑容里既有欣慰，更饱含着对新时代青年的殷切嘱托。